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7.11.029

人物服饰流变下的“成长”影射

蒋军凤, 陈烨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作为视觉语言的一类,服饰积极参与到电影文本叙事和情节推动之中。折射出电影整体基调的情境下,服饰反映并承载了人物不同状态下的人生选择和变化,服饰的变换展现出人物“成长”过程。初期尚未成功的草莽时代,人物服装往往简朴,对时尚一无所知也不在乎,整个世界是简单的。自我审视阶段的人物服饰逐步改变,趋向时尚。崛起之后成为精英人士,服饰特点是精致时尚,传递出自信,展现出人物形象的深度变化。

关键词:服饰流变;成长;深层意义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7)11-0120-03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工业文明的推进,以“娱乐性”为目的的电影日益繁多,常见的情节构建是主人公不断奋发图强,最终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类型化设置。编剧之所以对这样的情节青睐有加,一方面是因为人物构建和故事情节的平凡大众化,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电影所携带的“造梦属性”满足了现实生活观影者所希冀达成的愿望。文本中常会设置以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为主线,所呈现的故事内容是发生在真实生活中的点滴。基于描写职场生活、都市爱情、励志奋斗的题材,文本中“成长”桥段的设置使得电影情节更具颠覆性,编剧改变了传统人物关系模式,将主人公设置为从最初的“屌丝”一路披荆斩棘不断蜕变最后成为权威精英人物,无论事业还是感情方面都很成功。这样的励志属性和强烈的矛盾冲突表达获得了受众热烈追捧^[1]。而此类影片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困难和一次次解决困难从而蜕变的历程,除了运用旁白和台词进行诠释外,服饰同样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它如同一项标签佐证了人物心理思想的转变和生活境遇环境变化的起伏,给受众提供了一个真实可感的载体。

本文试图从人物“成长”过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初期、发展、高潮所穿戴的服饰来分析说明服饰如何在不同阶段展现人物“成长”的状态。初期尚未成功的草莽时代,人物服装往往简朴,对时尚一无所知也不在乎,整个世界都是简单的。自我审视阶段的人物服饰逐步改变,趋向时尚。崛起之后成为精英人士,服饰特点是精致时尚,传递出自信,展现了人物形象的深度变化。

1 服饰之简——主人公的“草莽时代”

美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是人类理性的彰显,而服饰作为电影中的视觉包袱,既体现了一种符号化的植入同时又暗含故事的内核,在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叙事模式中,尚处于“成长初期”的主人公,生活状态一般,社会地位有待提高,却有着渴望得到社会认可的强烈归属意愿,此时,获得大众的尊重对于他们如同一把钩子,可现实的困难与挫折摆在眼前。此时对于逆袭有着强烈渴望,这种渴望支撑着他们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此类环境中,人物服饰所要体现的本质是对现实生活的懵懂及社会初级群体的现实写照。

《穿Prada的恶魔》中影片一开始就安排了一组平行蒙太奇,用开门见山的方式展现了几位女孩从起床到化妆搭配的整个过程。此时的安迪身着土黄色呢子大衣,头发蓬乱,鞋子过时,而身在上层社会

收稿日期:20170919

作者简介:蒋军凤(1972-),女,湖南东安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戏剧影视学、语言学研究。

的女孩,从耳环的选择到睫毛膏的涂刷,从房间的整洁程度到服饰的精心搭配,甚至连躺在床上的伴侣都是如此的美好。在这组镜头的对比之下,安迪显得那么突兀。安迪的造型充其量只能算是完整,这正是导演有意安排的隐喻: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心只想去报社或者杂志社担任记者与文字工作,对时尚一无所知也不在乎。

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在长期观察农民反抗和农民政治的过程中,提出了“隐藏的文本”这一分析性概念,以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特征^[1]。“隐藏的文本”是一种潜在意识的表达,而“成长”这一模式就是“隐藏文本”在当下情景中的表达,影片《杜拉拉升职记》中的拉拉,她虽然积攒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但是出入 DB 这样的世界 500 强企业令她战战兢兢,还处于工作的试用期和单身的状态,经济条件不乐观,没有过多的金钱去打理自己的外在,导演在服饰上有意识地突出她脚上破旧的平底鞋和手中廉价的手袋。

服饰的多样变化并不是女性的专利,2013 年由陈可辛导演执导的电影《中国合伙人》里成冬青一角就经历了这样的改变。成冬青出场时,一副白色的塑料眼镜,手提两个编织袋,一条松垮的运动裤里扎进了写着“中国”两个大字的背心。此时的成冬青刚刚经历了高考,从农村来到城市上大学,心中爱情正在萌芽,把好友的理想当作自己的梦想,极赋求知欲,但却因口音常被同学嘲笑、讽刺。哪怕不用任何批判性色彩的眼光看待也可以了解到这个人物所设立的隐者形象:单纯如同一张白纸。

这样的服饰符号模式彰显了人物现阶段的生活工作状态、生活境遇,他们如同身着服饰一般简单,所以看待世界也是简单的,但复杂的城市之下,只有学会这里的规则才能生活下去,主角的着装让我们一眼明了,无需多言。

2 服饰之变——主人公的“自我审视”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在任何时候同表面现象相反的语言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因为它是一种符号,它的社会性质就是它的内在特征之一。”^[2]因此语言的变化深层次反映了社会状态的流转及社会心理格局的变迁。服饰作为一种视觉语言自然印证了索绪尔的观点。

《穿 Prada 的恶魔》中安迪在改变阶段出现了这样一幕场景:奈杰给了安迪一双吉米 Coco 的高跟鞋,安迪本来不以为然,但是受到马拉达的训斥后,她立即转身穿上这双高跟鞋。这样一组画面所呈现的服装信息非常明显——安迪正在尝试改变穿着习惯,然而蔚蓝色的毛衣和过膝的长裙搭配上这双时尚的高跟鞋并不协调,她仍然是同事们埋汰的对象。因为想去看女儿的表演,马拉达要安迪在暴风雨天气为其寻得飞机,但安迪没能做到,马拉达从服饰到能力对安迪进行指责,安迪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为突出安迪的有意改变,导演使用了一组长镜头,6 组安迪不同造型的画面拼贴在一起,这 6 组画面中的安迪拥有 6 套不同类型的服饰。或许服饰不仅仅是满足人的需求,还能赋予自尊。

无独有偶,在《杜拉拉升职记》中,正式录用后,拉拉获得了老板的赏识,但在工作中却频频出现阻力,与同事之间的摩擦、与企业文化的对抗都让她手足无措,拉拉需要改变以适应新环境,改变也发生在服饰上。此时的拉拉,脚上的平底鞋变成了高跟鞋,之前的格子衫变成了碎花印纹雪纺。服饰上的细微改变传递出的信息是:人物的生活环境和心里正在改变,虽然不大,但着实已经出现。

导演有意设置了一种“俄罗斯套娃娃”式人物模式,并且通过服饰语言进行表现,让我们和人物一起裹挟向前并且在过程中层层递进展示不同时期的各种变化。这种耐人寻味之感在成冬青身上也有所反映:当人物慢慢开始产生了主体意识,由之前的扁平化性格逐渐转向圆形化,友情、爱情、理想三项因素对其产生影响,成冬青不再是那个刚从农村来到城市读书的毛头小子,他收获了爱情,成就了友情,有了一份自给自足的工作。我们可以感觉到此时的成冬青不再是刚刚出场时的那枚“屌丝”,他开始穿上 Polo 衫、格子衬衫,有选择的搭配适合的卡其裤,而最显著的标志是脸上的那副白色塑料眼镜变成了稍有时尚感的树脂眼镜,虽然不及同剧中的其他两位着装风格自立,但改变已经发生,服饰的改变也让受众看出成冬青的主体意识的逐步加强。

可见,服饰作为社会阶级的隐喻符号,将无形的不可触及的状态用真实可感的手段传达了出来,很好地诠释了“成长”的故事架构,如同视觉包袱层层打开,渲染勾勒了不同时期人物肌体上所具有的强

烈个人印记和阶段特性,代表了人物的觉醒与重生。

3 服饰之繁——主人公的“真实崛起”

电影就是一个制造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而“成长”这一事件本身就决定了矛盾将更为激化,影片中当主人公处在“真实崛起”的阶段,主人公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实现了人生价值,生活出现了好莱坞式的大逆转,带来了无限的未来想象和现实可能性。换句话说也就是走到了人生的一处高峰,开始产生类似于“精英人群”的特性,此时,主角在服饰上的造型也发生了大刀阔斧的改变。

安迪在主动积极寻求内在改变后,无论工作流程的熟悉度还是对马拉达性格的切合度都得到了提升,安迪得到了马拉达和同事的认可,甚至开始超越别的助理成为马拉达的“御用第一助理”,成为精英团队中的一员。此时的安迪,头发经过了精心的护理变得丝滑柔顺,脚上也穿上了香奈儿的过膝长靴,手上配有小羊皮的手套和卡地亚的珠链,大红色的口红衬托着精致的脸盘,从内而外散发出极强的时尚感,服饰每套都精致动人可看性十足。这种“惊艳式的转变”,既达到夸张的目的,又符合主流价值观,强烈的对照迎合了观众的口味,同时也强化了角色当下的境遇。

同样,拉拉也因为装修事件的成功得到领导认可升职为高级行政秘书,这时的拉拉几乎都是知性的职业套装和晚会高级定制长裙,配饰上则更为明显,时尚感强烈的耳环和亮眼的项链,高高束起的马尾和夸张的眼妆,这些都彰显了人物处于精英模式中的状态。这样大刀阔斧的服饰改变无疑彰显了她们是成功精英,自信优雅的同时心理上也日渐成熟,如同明星一般在公共生活和朋友圈之中光芒四射。

按照索绪尔的说法,每一语言符号都由“能指”与“所指”两部分构成。两者的结合有任意性,但这种任意性不能突破语言的社会约定俗成性^[3]。而这“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正是语言与现实的结合,是语言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与投射,所以服饰作为视觉语言明显化的载体表达了不同阶段人物的心理和状态。当成冬青经历了爱人离他而去,前途一片渺茫后,说是殉道者最后的反击也好,无意为之的重生也罢,他开始自己创业,建立一种属于自己风格的英语培训学校,陈寅恪先生曾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唯有经济上的独立才是一个人自强、自立的基本和动力,事业上的巨大成功给予了他自信,这种情境下的他意气风发,站在万人演讲台上,西装笔挺,名表加身,脚上早已换成了商务风格的皮鞋。

4 结语

电影人物“成长”模式中的服装如同一种另类语言,刻画母题的同时叙述着人在不同状态下的生命形式。一位学者曾对服装作过如下分析:虽然摄影所突出的是穿在模特身上的服饰,然而其主题却非衣服和裙子,而是想要的生活^[2]。服饰这门视觉语言是一种从有形物转向无形的精神体现,从短暂流行的时装转化为穿衣者一生的经历和故事。

任何文学作品包括电影在内都有意无意地表达着一种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服装作为影视语言同样彰显了这种意识形态。剧中主角服装造型的分析能非常好地了解影片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变化,一方面电影承载了服饰文化,另一方面电影中的服饰远远超出了服装道具的作用,成为了电影演绎其主题和情节的手段、途径。

参考文献:

- [1] 张斯琦.都市电影中“屌丝”族的自我审慎与最终“逆袭”[J].当代电影,2014(8):181-184.
- [2] 杨萍.关于《穿普拉达的女魔头》的励志思考[J].电影文学,2014(6):102-103.
- [3] 舒湘鄂.现代服饰与大众文化学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校对 谢宜辰)